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形貌

醜男

家語耗土之民醜

子羽修行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

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及觀家語所記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辯與史記相反

高柴知名

高柴字子羔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門

欲觀叔向

見薦舉

請說子光

呂氏春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容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悅按吳王王僚也故事也

深目

見天

顰顏

史記蔡澤燕人也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昌鼻巨肩顰  
顏蹙顰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云昌鼻謂鼻  
如蝎蟲也顰顏謂顏貌顰回如顰梧然也蹙顰謂鼻蹙  
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

妻無與居

呂氏春秋人有犬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

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讐糜雄顏廣顏色如泱頰垂眼臨鼻長肘而鑿陳侯見而甚悅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注云敦洽讐糜惡人名惡醜陋也制身制陳侯身也

母不欲舉

周裴汝南先賢傳周奕字彥祖欽頤折頤貌甚醜母不欲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之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

必此兒遂舉之注云欽或作歛頤頤也折曲也頤鼻莖也

睥目

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瞋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云睥目大瞋腹大棄甲言亡師復言復歸于思多鬚貌譏華元多鬚而又多鬚白帖睥目佐宋蹇頤佐秦頤與鶻同

缺唇



唐方干字雄飛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  
舉不第遂隱鑑湖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  
補唇先生又性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  
干作令譏李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  
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  
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不見口唇開胯一坐大笑

貌醜口訥

晉左思字太冲貌醜而口訥遊遨於市羣姬亂唾之委

頓而還又張載字孟陽貌甚醜陋每出人惡之輒擲瓦礫盈車

身短面長

五代桑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頤隱肩高

莊子曰支離䟽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

頭大足短

前秦錄苻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軍中號為大頭龍驤

不可示遠

漢書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見宮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貌醜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又魏武帝將見匈奴使者自以形衰面陋不足以雄遠國以崔琰眉目踈朗鬚長四尺有威重使自代帝乃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主何如匈奴使答曰

魏主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更英雄也

不堪補隊

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之世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自恥短陋

東漢馮勤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

也乃為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仕尚書遷司徒

先觀妍醜

胡訥見聞錄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像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脚跛

唐封常清素瘠又脚跛高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公其念之

足孿

孔帖唐盧照隣客龍門山疾甚足孿一手又廢

土木形骸

世說晉劉伶字伯倫身長六尺貌甚醜賴而悠悠忽忽  
土木形骸

獼猴狀貌

唐歐陽率更狀貌寢陋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  
畫此一獼猴

貌寢而貴

史記田蚡以武安侯為丞相貌寢生甚貴注云生甚貴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也

貌醜而文

唐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

狗面

裴景秦書符朗堅從兒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

之沙門法伏問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

麀頭

唐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乃不見用麀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面狹長



後梁宗如周為度支尚書面狹長孝宣常戲之曰卿何  
謗經如周踈踏自陳不謗蔡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卿  
當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如周乃悟按大寶字敬仁

貌踈瘦

宋王冀公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  
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  
輕也錢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

事不遠矣

盧杞面藍

見寵妾

安石面黑

宋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為黥用園蒔洗之當去  
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蒔亦能去黑公笑曰  
天生黑於予園蒔其如予何

醜婦

王子秀曰以德論王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以色論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勃屑

楚詞西施嫫嫫而不得嫫姆勃屑而日侍按勃屑古醜女也嫫姆黃帝次妃貌醜而賢帝愛幸之又軒轅本記黃帝令次妃嫫姆豎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姆為方相氏

隴廉

楚詞瑋璋雜於甌室兮隴廉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按隴廉古之醜婦孟娵古之好女也

孤逐

劉向列女傳齊孤逐女者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敬之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

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之與語三日王喜以遂女妻齊相齊因大治

厚送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其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汝欲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為問之女果醜肚一作吐

揚目銜齒

見皇后

偃肩鰐腹

朝野僉載兵部郎中朱凝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  
業坊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鰐腹陋惡之狀舉世所  
無朱悅之殆忘寢食

惠妃

見太子妃

允婦

世說魏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內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以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者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

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按允字士宗高陽人阮共字伯彥仕魏至衛尉卿其少子侃字德如

亮妻

見夫

誕女

世說魏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按公淵王廣字王陵子也公休



誕字

長人

周書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禮斗儀君乘土而王其人長

眉間一尺

續博物志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韓王信八尺九寸金日磾八尺二寸東方朔九尺三寸又孫子卿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

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腰大十圍

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大十圍魁梧有爽氣

踐龜

東方朔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

釣鰲

列子曰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戴五山龍伯國有大人釣兩鰲合負而歸因灼其骨天帝怒滅龍伯之國又河圖玉板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一萬八千歲而死

枕鼓

新莽時連帥韓傳上言蓬萊東南五城昭如海濱有奇士身長一丈六尺腰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莽以為壘尉一作枕

股

扛鼎

東漢虞延字子大初生身上有物如一匹練遂上升天  
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腰大十圍力能扛鼎又  
三十國春秋符堅時置左右郎及拂蓋郎申香為拂蓋  
郎長一丈九尺

銅頭鐵額

河圖龍文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

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士長三千萬丈

白髮黃衣

魏志咸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三丈餘腳跡三尺  
二寸白髮著單黃衣黃巾又秦始皇時有大人見於臨  
洮身長五丈腳跡六尺

眉見軼

穀梁傳魯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於鹹狄長狄僑如  
也兄弟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射中其目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又按其父緣斯犯宋  
為皇父所殺弟焚如先犯齊為王子成父所殺簡如走  
至衛復為衛所殺長狄之種遂絕

骨專車

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使問仲尼曰此  
骨何為大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按防風氏汪芒  
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之長者極幾何仲尼曰  
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注  
云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 索魂

楚詞東方長人千仞唯魂是索

### 食乳

漢張蒼長八尺餘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以女子為乳  
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面鼻雄異

袁宏漢紀長樂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體貌魁梧

東漢書趙臺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眉望之甚偉恃才傲物為鄉人所擯

河流大屐

述異紀符健始皇四年有長人見長五丈語人張靖曰



今當太平健以為妖妄名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汎濫  
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  
文深七寸

### 海浮長袖

山海經長臂國人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二魚注云其人  
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麗過沃沮  
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出所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  
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二丈即此

長臂人衣也

類長三丈

孔六帖東夷長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  
食噬禽獸或食人又郭子橫洞冥記支提國人長三丈  
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暴長七尺

孔六帖泰和十三年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  
啜大嚼三倍如初

守亮如鐵

楊守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

延翰如玉

五代王延翰為人長大美皙如玉

短人

揚雄方言侏儒短人也

淳于使楚

談苑齊遣淳于髡至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

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飲酒

孟嘗之趙

史記孟嘗君之趙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齊晏子

史記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楚葉公

孫卿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將若不勝衣

優旃幸休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置酒而天雨陞楯者皆霑  
寒優旃見而哀之曰汝欲休乎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  
呼汝汝疾應曰諾有頃殿上稱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  
呼陞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  
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陞楯者得半相代

馮偃自恥

見醜男

案行

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為山精  
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  
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  
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  
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

穴居

山海經周饒國其為人短小皆冠帶注云其人長三尺  
穴居能為機巧

行步俯僂

漢書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  
行步俛僂常使兩吏夾持乃行

坐起端方

宋書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焦僂三尺

國語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按山海經焦僥國在三首之東詩含神霧云從中州以東西四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

畢勒三寸

續博物志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為漿拾遺記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國人長二尺東方朔神異經西北荒中有小人國人長一寸朱衣玄



冠

貌不副聞

漢宣帝即位以龔遂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  
形貌短小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智過其軀

陸侯多智長子馥有父風魏文成帝見而悅之曰吾嘗  
嘆陸侯智過其軀是子復踰其父矣

延年精悍

漢書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婁護為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魏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

張松放蕩

益都雜記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國人誦臧紇

左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

侏儒敗我於邾注云紇時服狐裘故曰臧之狐裘狐貍  
邾地名襄公年方七歲故曰小子紇短小故曰侏儒

幕客戲維翰

孔平仲續世說桑維翰身短面長後登第同榜四人秦  
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  
翰短陋故曰半人

東方給騶

漢書東方朔給騶侏儒曰帝以若曹耕田力作固不及

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繫虜不任軍事無益於國  
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

西海畏鵠

神異經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日行千里如  
飛百物不能犯唯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在  
鵠腹中不死

同列相戲

邇英閣講誦之所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極小

王導叔父在講筵而人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  
儒殿學士

令史致嘲

續世說五代崔善為為左丞以清察稱令史惡之以其  
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  
頂胸前別有頭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性行

德量

書曰有容德乃大國語德者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降  
猶無基而厚墉其壞也無日矣

醉污車裯

漢丙吉字少卿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吐

丞相車裋中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裋耳後因邊塞事更得此吏之力

羹汚朝服

見婢妾

善遇田甲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



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  
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  
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能諒文然

蜀志蔣琬字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字文然素  
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  
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不留李邑

東漢班超章帝時使西域鎮撫于闐衛侯李邑譖之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受超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曰邑前毀君今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追訪簡虛

東漢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虛曾失禮于景伯  
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訪之而署其子為  
西曹掾時山賊為梗景伯命人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  
惡一時俱下

不辨盜嫂

漢直不疑為郎或毀其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終不自明  
不言失官

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謂同舟曰謝奉固是奇士注云奉字宏道嘗為安南將軍追送餘縑

東漢戴封字平仲遇盜悉掠其財餘縑七疋盜不知處未持去封追與之盜曰此賢人也悉還其器物又劉宋褚淵有門生盜其衣褚見之謂曰可密藏之勿令人見

門生慚謝而去

奚恤長物

元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  
亡盡竊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  
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恤人服其量

不顧墮甌

東漢鉅鹿孟敏字叔達桓帝延熹中客居太原荷甌墮  
地不顧而去郭泰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

以為有分決勸令遊學

不詰亡盃

見奴隸

從容就席

晉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與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從容就席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于是矜莊之色頓盡

命左右促宴行觴笑語移日

談笑盡歡

唐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按李宗閔居靖安坊時人因以稱之

為置牛芻

東漢羅威字德仁廣州人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犢不復侵威禾

不受馬價

隋盧昌衡字子均為徐州總管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非由人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

待客如舊

東漢王丹字仲回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客有薦士于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坐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丹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



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更為設食相待如舊

待吏頗寬

宋元絳字厚之錢塘人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罪

見鬼滅火

嵇中散嘗夜中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須臾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皂帶嵇熟視既久

乃吹火滅曰吾不與鬼魅爭光又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愧赧而退

避兵服膏

齊晉陽陷沒王叔朗與同志避周兵王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每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慢久作三公矣按叔朗王晞字

認馬不爭

東漢卓茂字子康宛人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者茂心知其謬默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送還馬謝之其性不好爭如此又劉寬為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即解與下車步歸後其人得牛來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何謝之有

盜牛不問

晉郭舒有鄉人盜食其牛者事覺其人陳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

不治督農

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曰作事憤憤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不殺刺客

見義士

舉止自若

魏夏侯太初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止自若  
又宋沈昭略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于華林園時昭略  
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略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略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  
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  
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意貌恬然

晉羊欣字敬元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

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命草謝死表

唐劉禕之字希美武后時坐事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不信攝生理

宋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生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果登台鉉

唐處士丁重一日見于綜語路巖曰某原不識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某無復更

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

超居廊廟

劉宋徐羨之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量且沈默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不信術數

唐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不悲去來



韋敬遠子在隨州物故韋寬子總于并州戰沒一日之  
中山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語之曰  
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撫琴如舊

攝書圍棋

晉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棋看書  
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以破賊

置勅爭劫

宋明帝臨崩慮王景文以后族必擅朝權終有異圖詔  
賜之死勅書至景文方與客圍棋觀勅訖復置局下神  
色不變爭劫竟斂子納奩徐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  
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絕按景  
文王彧字

被收求紙

世說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  
成請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按叔則楷字楷子

璣娶楊駿女駿被誅以璣為姻黨收付廷尉

臨刑索琴

世說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  
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不與廣陵散于今絕  
矣

安坐讀書

孔文舉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為袁紹子譚  
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

清歌鼓瑟

謝鯤字幼輿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  
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之  
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瑟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擲面無言

世說王衍字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飲讌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不得行族人大怒舉螺擲其面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

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唾面不拭

唐婁師德字宗仁位同平章事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火發不驚

世說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  
遑取履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  
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印失不急

見丞相

笑而授牒

唐戴至德胄子相州安陽人高宗時遷尚書右僕射劉  
仁軌為左僕射更日受牒訴有老媪欲詣仁軌陳牒誤詣

至德至德覽牒未終媼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  
僕射即可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

坐以俟刃

五代史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  
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劍將俾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  
仁誨端坐以俟略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曰汝有此器  
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仁誨果至樞極

不加令史罪

唐裴行儉字守約嘗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  
鞍壞令史懼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嘗為將平都支  
遮匄獲瓌寶以貲蕃酋將士願觀馬行儉因宴徧示坐  
客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捧以升階趨跌盤  
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于是色不  
少吝

不答門客言

宋呂公著字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



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能  
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按宋史呂嘉  
問字望之以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  
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遂斥公弼  
于外呂氏號嘉問為家賊

不願知諧

唐狄仁傑字懷英武后以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后謂

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  
陛下以為有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  
不願知

專欲鎮淨

宋李文靖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  
說短長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  
文靖聞其拜叅政以啟賀之胡復書詆前居職罷去者  
云呂叅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叅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叅

政以菲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叅政以新任失旨退歸兩  
省其譽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  
吾豈真優于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  
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于是終為秘監不復用  
不銜昭德

婁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素豐碩不能遽步昭  
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  
人竟不銜之

不疑朝恩

唐宦者魚朝恩嘗短郭子儀于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遊敬章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歟

力救竇參

唐竇參嘗傾陸贄後參為李異所奏上欲殺之贄上言臣于參無分陛下所知但參為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上又欲治其親黨併籍其家公請寬

之

結驩陸贄

唐李泌竇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其有黨出  
吉甫為明州長史後贄貶忠州司馬宰相欲害之起吉  
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吉甫既至乃與贄置怨結驩  
時人器重其量

舉鞭徑去

宋富韓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

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曰弼其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徑去

違格送還

宋真宗時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

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

不泄偷兒

遜齋閒覽韓魏公琦字稚圭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持刃曰不能自濟求濟于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偷兒以他事坐

罪當死乃于市中備言其事且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于後也又康定間元昊寇邊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塞公帷帳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此時張元在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公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



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嘆  
曰非某所及

不易侍兵

韓魏公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侍兵他  
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  
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  
中為之感服

申救蘓轍

宋蘓轍殿試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范忠宣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是乃服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獎拔仲淹

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夷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

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  
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不怨章惇

宋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  
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過橘  
州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  
舍稍蘇公顧曰船破亦章惇所為耶

恐累宗道

宋王繕為沂州錄事叅軍時魯宗道為司戶叅軍家貧  
食衆俸祿不給每懇繕預貸俸錢宗道御下嚴庫吏深  
怨之詐宗道私貸繕錢州并罪繕繕諭宗道曰第歸罪  
某君無承也宗道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繕曰某仕無  
他志得罪無害君公輔器無以輕過有累遠業卒明宗  
道不知而獨認私貸之罪

不辨索賂

宋呂蒙正初相時倉部員外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

于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勾索于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上乃黜之于是蒙正復相上謂蒙正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不慮構言

宋呂端字易直嘗為李惟清所構公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大用唐介

宋文彥博字寬夫初侍郎唐介劾彥博顯用張堯佐陰  
結貴妃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  
彥博亦罷相後潞公自許州被召即上言唐介所言多  
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于是上起介通州歷潭州尋  
至大用文與唐遂為知己介子義問亦出入潞公門下  
薦為集賢殿修撰帥湖南

不較江鈞

宋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江鈞為兩浙轉運使惡池

誣以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時吏有盜官銀者稱  
為鈞償私費或謂公可以此報之池不忍與較人稱為  
長者

碎玉盞不惜

宋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  
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公開譙召漕使特設一桌置  
玉盞其上將酌酒徧勸坐客俄為吏誤觸臺倒玉盞竟  
碎坐客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物破亦

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碎玉器不驚

宋呂夷簡字坦夫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公語夫人曰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也至元祐中果拜相按文靖夷簡諡



不問呼名

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  
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  
不問

不問被狎

宋趙閱道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內唯攜一鶴一琴坐則  
鼓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人不知是  
趙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拜受貶勅

宋寇萊公在道州丁謂遣中使齎勅往授之就賜以錢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公方與郡官飲神色不變使人謂中使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蓋貶公雷州也公乃從錄事借綠衫著之拜受于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

命去埋簽

宋司馬君實平陽夏縣人洛中新第初遷一日牆外步

行見密埋竹簽數十問之或曰將以防盜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防之亟命去簽

避謝狂生

宋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避謝曰俟歸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耳終無忤色

謹拜郡守

宋龐籍為郡掾日會郡守性褊好責人小禮常令掾屬羅拜庭下率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值大雨守乃令張傘布茅于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人以為遠到之量不問朝士姓名

呂文穆公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

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何損人服其量

願聞書生謗訕

金史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堪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記性

史記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劉劭人物志聖人之所

美莫美于聰明

誦市肆書

東漢王充家貧無書常于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記爵里刺

魏夏侯滎幼聰明經目輒記文帝聞而詣焉時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便能徧記不謬一人帝奇之

囚徒坐狀

東漢應奉字世叔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對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居民姓名

唐張巡初守睢陽城中居民數萬巡一見問其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又嘗見于嵩讀漢書謂曰何為久讀此書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讀書不過三徧終身不忘因誦

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卷試之無不盡熟

誦道旁碑

魏王粲與人共行讀道旁碑人問曰卿能暗誦乎答曰能因使誦之不失一字

摸水中碑

北夢瑣言唐太宗征遼碑在水中張建章以帛裹麥屑置水中摸而書之不失一字



盡識部曲

吳朱威與一人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并其妻子盡識之

偏讀秘書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自言讀書未徧願得見秘書李嶠曰秘閣萬卷書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異試問奧篇隱帙了辯如響

一覽能識

魏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共讀蔡邕碑恨不繕寫衡曰  
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  
碑還校果如衡所書

一目不忘

宋王安石字介甫少好讀書一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  
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暗寫五行志

南齊陸雋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雋暗寫還之略

無遺脫

暗疏列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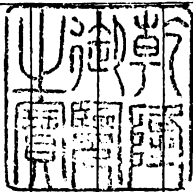
唐太宗命虞世南寫列女傳於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口對兵事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約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

心計簿書

吳顧譚為左郎每省簿書屈指心計未嘗下籌畫發疑  
謬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膳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上堂肆考卷一百十六

明

彭大翼撰

性行

儉約

附歷法

易否卦君子以儉德避難左傳儉德之共也

澣衣濯冠

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顏簷敗壁

宋李沆所居陋巷顏簷敗壁不以屑意

伯恭草屋

魏高允字伯恭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有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粟帛

羊續布幬

東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卧一布幬時或穿敗糊

紙補之

裳不加緣

東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其夫人裳不加緣

食不兼味

見三公

妻子自親釜竈

東觀漢記周澤為澠池令性儉約妻子自親釜竈

妻子不免饑寒



唐盧懷慎不營貲產既貴妻子不免饑寒常卧弊簣單  
席門無簾箔嘗卧病宋璟及盧從愿相與訪之甚喜命  
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此外脩然無辦

不愛輕肥

宋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自奉寡薄儉陋雖寒士不  
若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手自校正旁無聲  
色之好李旼嘗侍坐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  
輕肥官以至於此嘗寄友人傅霖詩前年失脚下漁磯

苦戀明時未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  
不忍富貴

宋范文正公既貴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  
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  
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之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  
富貴之樂耶

不好聲色

南史到溉性不好聲色虛室單席旁無姬侍冠履十年

不易朝服或至穿補

不畜財產

宋寇準初為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公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止一青幃二十餘年不易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傷且不忍處

之久而以弊棄也斲者愧之

酒止五行

司馬溫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食止一器

宋查道為待制每食止盡一器度已不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耳

髹器享客

宋杜祁公衍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譙器陳于前曰衍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殘紙送人

韓莊敏遺事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公相留云喫飯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盒中送數軸簡紙開

者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

不擇滋味

宋范純仁字堯夫平生食無重味不擇滋味粗糲

不喜華麗

司馬公訓儉文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  
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  
為忠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為乳  
兒時或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

名開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  
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  
名但順吾性而已

費事相稱

范文正公嘗言吾每夜就寢為計一日飯食奉養之費  
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  
終夜不能安枕

存亡如一

司馬公訓儉文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酒記時

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

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弘布被之譏公宜小從衆公嘆曰

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

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

失所豈若在位去位身在身亡如一日乎按文節知白

謚仁宗朝拜相



一爵一肉

侯鯖錄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  
我者預以此告之

一麵一飯

宋杜祁公衍食于家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公曰某本  
一措大名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  
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宿舍惜錢

已下慳悵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悵嘗宿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奮後為梁冀徵財下獄死按士孫覆姓景卿奮字

隨步減錢

笑林載漢世老人家富性儉嗇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忍輕用或有人從之求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

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屬云我傾囊贍君  
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餓死田宅沒官

動筋敲骨

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  
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  
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止為  
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  
平生不用為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

筋骸骨哽其喉而死

食物充腸

原化記天寶中相州王叟家鄴城積粟至萬斛而夫妻  
儉嗇常食陳物纔足充腸莊宅尤廣客坊二百戶叟嘗  
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飧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衣  
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  
望有餘故衣食常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  
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妄

破軍糧後至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緒于相盛發其廩以供軍

麤布送人

江表傳沈峻字叔山有美名性至儉恠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麤者惠恕佳其顯非

單衣責姪

世說晉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怒裂餅緣

後周書王羆鎮河東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怒去餅皮

唐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甥去其皮而後食澣大嗟怒謂曰僕嘗病澆俗驕侈自奉奈何澆漓甚于五侯家紈綺乳臭兒耶因引手取

所棄者鄭甥錯愕失據以器盛而奉之漸盡食之又唐李英公為相有鄉人過宅為設食客去餅緣公責之客大慙

賣李鑽核

世說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噉薤留白

世說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嶽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

于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盃酒設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盃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雜肴獻君

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棕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



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甘果不散

世說王丞相導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按大郎導子悅也

好李被伐

世說和嶠字長輿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

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  
既得唯笑而已又語林嶠諸弟往園食李嶠皆計核責  
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燭下散籌

見富人

衣下繫鑰

周太祖紀吏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  
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陳饌杖姪

見伯叔父母

食肉夢神

唐侯白啓顏錄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  
羊踏破菜園

食止有韭

齊書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菹韭生韭雜韭任昉戲  
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言三九二十七也

食常無肉

魏李崇為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  
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言二九一十八也  
數米秤炭

唐韋莊性慳吝數米而炊秤炭而爨

折項去毛

太平廣記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餽餘慶呼左  
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

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器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羹  
諸人強進而罷一說作盧懷慎事

奢侈

左傳侈惡之大也又侵欲崇侈不可盈厭禮記奢則  
偪上

鏤簋朱紘

記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注鏤  
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為之天子朱諸侯

青大夫士緇

丹楹刻桷

胡傳莊公將逆姜氏丹桓宮楹刻桓公桷為盛飾以誇示之非特有童心而已

漿酒藿肉

漢鮑宣字子都上疏云陛下多賜董賢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按漿酒藿肉者言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

芸壁檀梁

唐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擣芸香為屑塗壁以沈檀為梁  
棟飾金銀為戶牖

玉為溺器

漢朝以玉為溺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

金為彈丸

漢武帝時有韓嫣與上共卧起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  
失者日有十餘長安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

聞媽出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小兒含唾

裴景仁晉書苻堅從兄朗初過江常與朝士宴會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

肥婢遮風

唐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行于前令遮風謂之肉障

金龍吐旆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匹以銀為槽窻戶之上以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寶龜負牀

六逸清談梁魚容性侈靡車馬服玩皆窮一時之麗嘗以象齒沈檀造一眠牀四面周匝皆用銀鏤金花寶鈿四脚別以金蓮花捧琥珀龜以負牀脚

一食萬錢

魏任愷性豪侈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晉何曾字穎

之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曾子邵奢侈尤其甚每食必盡四方珍饌一日之供以二萬為限唐韋陟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于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每食視厨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一費萬錢

北齊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魏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李崇曰高陽一

飯敵我千日唐李德裕每食盃羹費錢三萬雜珠玉貝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于溝中

釀酒抱甕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欲酒速成而味好也

炊飯煉炭

東屏劇談唐乾符初有豪士承籍勲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令燒熟謂之

煉炭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擄盡  
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竄潜伏山草中不食者三日賊退  
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以土杯同食美于梁  
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為豪士但慙慙而無對

### 廁置香汁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  
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客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  
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語林劉尚書寔家貧儉素嘗詣  
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  
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按大將  
軍乃王敦

壁泥石脂

世說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石以椒  
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按君夫王愷字晉武舅

衣裳改制

南宋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  
世共宗之號曰謝康樂

伎樂冠時

徐湛之字孝源為南兖州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  
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  
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塗巷盈滿  
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

並精車牛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  
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後皆  
集陳氏家

盛脩宮室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脩宮室窮極侈麗為妃作七寶罩  
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

鋪錦引泉

唐文宗與侍臣論及德宗奢靡有老宮人曰每引流泉

先于池底鋪錦

穿錢甃徑

唐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禮賢堂以沈香為軒檻以鑲鐵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于後圃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為王氏富窟

請縑挂樹

獨異志明皇嘗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陛下南



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

剪綵為花

隋煬帝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

以乳飲狔

世說晉武帝降王武子家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于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盛水養魚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玉釵飾首

唐柳玭字直清仲郢子有父風嘗作戒奢文以訓子孫曰王相國涯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耳豈為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

言數月女因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員外妻首飾矣乃馮詠也王嘆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至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賈王皆遭禍

金盆濯足

唐段文昌字墨卿富貴後打金蓮花盛水濯足或規之

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點山燈

唐于頔字允元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置水遞

見泉

廣津玉櫃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  
玉真珠投置其中汲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肉之色

並如金

祿山銀甌

唐安祿山起第宅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帖云  
檣牀二皆長一丈濶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  
尺厨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甌二銀陶盆二皆受五  
斗織銀絲筐及策籬各一他物稱是

狂肆

論語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

罷朝走馬

見夫

到郡騎驢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守帝即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足加帝腹

見故人嚴光事按光小字狂奴

手捋帝鬚

梁武帝與何子皙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子皙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居喪飲酒

東漢戴良字叔鸞遵孫也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

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佚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又世說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以孝治天下而籍以重喪顯于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不輟神色自若按文王即司馬昭也籍瑤之子



在制圍棋

晉王坦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撾鼓

東漢禰衡字正平太原人少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操怒以其有才不欲殺之聞衡善鼓召為鼓史因會賓客閱試音節衡操撾踴躍而前吏呵之曰鼓史何不解衣而輕進衡于是先解裋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着之復操搥顏色無忤操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衡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為伶人之衣

彈箏

謝尚字仁祖為豫章主簿在桓大司馬閣下桓聞其善  
彈箏便呼之既前取箏令彈仁祖理弦撫箏因歌秋風  
意氣殊適桓大以此知之

弄笛

晉桓伊字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京

泊舟清溪側與伊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微之使人謂  
曰聞君善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微之名便  
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訖上車去賓客不交一言

吹簫

吾衍字子行玩褻一世人或來謁者苟非所願見輒從  
樓上遙語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

徑入顧園

見園

徑卧龐榻

先主初入蜀彭永年詣龐士元值龐有客永年與龐素不相識徑上龐榻上卧語龐曰侯客罷當與卿善談須臾客去龐就永年坐永年又先責龐食然後共語因留宿至于經日龐大善之按蜀志彭永年字永年廣漢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先主拔為治中從事永年喟然自矜武侯密表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

王澄弄鵲

晉王澄字平子為荊州將之官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巾上樹探鵲而弄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

畢卓持螯

晉畢卓字世茂新蔡人嘗謂人曰給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矣

倒着接羅

晉山簡字季倫濤之子永嘉初出鎮襄陽諸習氏者荆  
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之池上輒醉而歸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  
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着白接離舉  
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注云彊乃簡愛將并州人也白  
接離一云即今襴衫一云用白紗作巾也南朝雖帝王  
亦服白紗帽

起索便器

世說謝萬字萬石安之弟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八達

晉光逸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戶酣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脫衣露頂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捨晝夜人謂之八達

七賢

見隱士

盡哀哭兵女

阮籍任情縱誕不拘檢節時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阮初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返

重服追姑婢

世說阮咸字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  
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



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按遙集阮  
孚字咸幸姑婢所生之子也孚始生咸與姑書曰胡婢  
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于上楹  
孚可字曰遙集

執鐸挽歌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並肆情縱誕或乘露車歷遊郊  
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按謝幾卿梁天監  
中至左光祿長史庾仲容字子仲猗之子徽之之孫嘗

為尚書左丞

懷杯就酌

宋慎伯筠字東美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  
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  
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  
語酒盡各散去

寄卧何齋

王僕射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

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于他室按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

直造王坐

蕭侍中琛初為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蕭年少未為所知自負才氣欲往候儉儉方宴樂遊苑蕭着虎皮鞞策桃枝杖直造儉坐

不對殘客

張吏部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  
有過詣吏部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不喜俗人

阮宣子通率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  
即便舍去

手巾挿腰

王戎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已驥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  
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挿腰

王簪挿髻

徐孝穆陵為吏部尚書縉紳之士皆向慕焉陳暄以玉  
冒簪挿髻紅絲布裹頭袍拂髀鞞至膝不陳爵里直上  
孝穆坐孝穆初不識命吏持下陳徐步而出舉止自若  
意色無異遂作書謗孝穆孝穆名譽為之少減

常呼父字

晉胡毋輔之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酣醉常  
呼父字輔之亦不介意輔之嘗酣飲謙之曰彥國年老

不得為爾將令我屍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共飲按輔之字彥國謙之字子光

好犯守名

齊書王亮為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嶺之性麁踈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廢之

與騶卒飲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不得飲至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

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召豪吏飲

五代何承裕嗜酒狂逸歷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不為後名

世說張翰字季鷹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或謂之曰

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不拘小節

晉陽秋祖逖性通徹不拘小節永嘉中揚土大饑門下賓從多事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

醉眠婦側

世說阮籍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醉卧客懷

唐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八年日夜與二弟痛飲客有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意乃强客飲客辭城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卧席上或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寒入縣令被

晉光逸為縣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復遇雨凍濕及還會令不在解衣入令被中卧令欲責之逸曰若不暫溫

必然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之

醉登鎮將牀

見幕官

哭途

阮籍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車跡所窮慟哭而返

攫石

宋米芾字元章守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  
加以美名時楊次公傑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

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爾後當錄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願得宋禕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  
宮帝疾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臣悉在帝問卿  
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  
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長揖石苞

晉孫子荆為驃騎叅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  
又侮易石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叅

卿軍事

中庭曬頭

世說謝太傅安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猶苦要太  
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  
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  
在中庭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乃還未至船  
呼太傅曰阿虯不作爾按王恬小字虯虎

逆旅濯足

馬周字賓王嘗客于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感激而西  
舍于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乃以斗酒濯足一說呼  
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狂不可及

見子

好不能改

馮吉字惟一洛陽人父道周中書令吉晉天福初任校

書郎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不持檢操雅好琵琶教坊  
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  
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

常苦饑貧

魏書胡叟字倫許不治產業常苦饑貧不以為恥養子  
螟蛉以自給養見車馬榮貴者視之蔑如不以經意

不喜拜揖

唐王績性簡放不喜拜揖其兄通知之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婚皆不與也

仗氣凌忽

梁劉長史孝綽小字阿士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于朝集公卿間無所與語輒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恃才蹇傲

孔平仲續世說杜審言字必簡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嫉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



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延符求酒

齊張充字延符緒子也武帝時朝政皆取決于王中書儉王一日方宴聚親賓延符縠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按南史武帝欲以張緒為尚書僕射儉不可充以為愠因與儉書儉以書示緒緒杖充一百

曼卿載鹽

宋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踈濶曼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肩輿造竹

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

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令出王更以此為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又宋表繁事亦相類

拄拐看花

宋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又張丞相天覺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張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

免人間寵辱驚

揚槌鍛鐵

世說鍾士季先不識嵇康要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  
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  
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擁被對壺

齊孫騰與司馬子如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

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

解帶偃伏

晉王丞相導嘗詣高坐道人道人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嘆皆得其所

岸幘笑詠

世說桓宣武遷荊州引謝奕為司馬奕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

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奕醉溫往主  
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殷安屈指

朝野僉載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畫  
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殖百穀濟萬民  
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  
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  
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其

不遜如此

恕先效顰

宋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竇神興舍恕先長鬚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答曰聊以效顰

晏殊把柁

宋丞相晏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次第

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鐵崖榜門

元楊維禎字鐵崖晚年卧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于門  
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  
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  
誕情傲世如此



山堂肆考卷一百十六